

## 吃饼冠军乔·布朗

### ——我们当中的一位伟大人物

吃饼冠军乔·布朗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嚣张，没架子，身材并不怎么出众，举止坦率随便，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拘束。

“请坐吧，”他朝凉台上的摇椅挥挥手，对我们说。（我们是一些从报社来采访的记者）“就坐下吧。天儿挺热的，对不？”

他话说得那么朴实，口气又那么和蔼可亲，我们马上就不再感觉拘束了。实在叫人难以相信：站在我们眼前的竟然就是那位在吃饼——在连续吃饼上，打破了一切活人（直到如今还在活着的）纪录的冠军。

“哦，乔，”我们把笔记本子和铅笔掏出来，对他说，“谈谈吃饼的事儿吧！”

布朗先生笑了，他笑得愉快而又自在，立刻叫人什么顾虑也没有了。

“我原以为是你这些小伙子要来谈谈吃饼的事儿呢，”他说。

“乔，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哪，’我们说“你吃饼这件事比谁出的风头都大：有个男人一连打了二十四小时的高尔夫球；印第安纳州一个女人连续剥了三天豌豆；摘浆果的纪录也打破了；在艾伯塔的梅迪辛哈特<sup>[1]</sup>，有个人跷着一只脚足足站了七个钟头；还有依阿华<sup>[2]</sup>的胖童冠军，上个星期他已经超过四百磅大关了，可还是你这个吃饼的事最轰动。”

“是呀，’布朗先生不动声色地说，“目前，世界上确实在发生着各种轰轰烈烈的事，我很高兴也能参加上一份儿。可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。”

“噢，乔，别这么客气啦，’我们跟他争辩说：“纽约那边人人都在谈论着，说你吃饼这件事是本月里最惊人的一次持久表演。这把你排在——或者应该排在——当今伟大人物的最前列。”

“其实，”这位冠军虚怀若谷地说，“这也算不了什么。我也只不过尽到了自己的力量而已。我不肯让它难住我，我就把吃奶的劲儿全使上，这一点我倒是办到啦。”

“乔，你最初是怎么想起要吃饼的？”一个小伙子问。

“这就难说啦，’他回答说。“我想我只是不知不觉地吃起来的。甚至在小时候，我还不懂吃饼的意义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吃饼，而且就喜欢看看自己究竟能吃多少。”

“在比赛的当儿，你吃第一口饼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呀？”一个小伙子问。

“别问这个，’另一个插嘴说：“告诉我们你练习的经过吧——你的本事是怎么练出来的？”别问这个，’第三个又插进来，“告诉我们在全部比赛过程当中，哪个阶段是顶不

好受的？’

这位大人物笑了。“真是的，你们小伙子们一口气问了这么一大堆问题，’他说“可是基本事实再简单也没有，而且，在我看来，并没有什么可以吹牛的。”

“至于冠军比赛，’他接着说，说的时候，脸色显得平静而认真。“孩子们，我只能说，我很高兴这事儿已经过去了。这种事干起来是吃力的，十分吃力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吃完了第二十块又吃到第三十块，然后又吃到第四十块时候的感觉。我对自己说：‘总不能老吃下去呀，早晚总有个不得不打住的时候吧。’我不知怎的倒清楚这一点。

“吃到第二十块，我满心想开快车，每秒钟吃上两口，可是我看出自己很难保持这个速度。于是，我又放慢了些，五秒钟吃四口，并且就那么挺下去，挺到裁判员大嚷了一声，我就知道自己胜啦。那以后，我想我差不多就昏过去了，一点儿气力也没啦。”

“你是半天才缓过气儿来的吗？’有人问。

“不，只有那么两三分钟。然后我回家洗了个澡，把浑身上下搓了搓，吃了点儿东西，就又精神起来啦。”

“乔，听说你要到欧洲去比赛，有这么回事吗？”一个小伙子问。

“这个还不一定。我的经理要我去趟英国，到那边吃饼去，我听说英国那边很有几位吃饼的能手，要是能够跟那样头等角色去比赛吃饼，倒是非常荣幸的事。”

“乔，你去不去法国呢？”

“去呀，法国也去。法国那里也有一些能手，一些健将。他们吃饼的技术比咱们的高明。他们的速度更高些，直到现

在为止，他们额部的动作比咱们的先进。要是我跟一位法国吃饼家较量的话，我唯一的长处（如果我有什么长处的话）就是持久。”

“乔，法国吃饼的比赛规则跟咱们这边儿的一样不？同来的一个小伙子问。

“有些差别，”冠军回答说。“法国在比赛的时候准许喝水，可以喝到六加仑，你们晓得，咱们这儿不许喝水。不过现在有了国际吃饼协会，我估计一定会定出一套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来的。”

“你要是去欧洲的话，先在哪儿练习呢？”

“我很可能就在纽约和几个大城市的饭摊子上，”他说，“不过火车站的餐厅也不坏。我也许到几家大旅馆的冷餐厅去吃它一吃。总之一句话，随便哪里都可以，只要能培养情绪，增加速度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动身到欧洲去？我们问。

“啊，目前我还脱不开身。我得替电影公司拍完片子。我每天替他们吃上四五个钟头。我们正在试着表演高速度吃法。”

“你不是要举行公开讲演吗？”

“是啊，多半下个月就开始作巡回讲演<sup>[3]</sup>啦，一直绕到滨海的城市，题目是《吃与食物的关系》。”

“乔，你打算替学校效点儿劳吗？”

“当然喽。我也许会到许多学校里去讲演。”

“讲什么？”

“讲《食物与吃的关系》。所以你们看，我一时还不能动身到欧洲去。”

我们坐在那里，跟世界上新近出现的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最有趣的冠军，足足攀谈了半个多钟头。跟他谈话时，想到人类对生活的态度已大大改善，不由得叫人心里万分高兴。对大小战争、对经济和工业的那种兴趣显然已渐渐消失。大家现在感到兴趣的是更富有人性，对国计民生更加重要的吃饼、跷着脚站立和摘浆果的比赛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乔·布朗先生，我们认为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新时代的典型人物。

不过看样子，冠军这时候好像稍稍有些倦容。

“孩子们，”他说，“我只好向你们告罪啦。我肚子里开始觉得有点儿饿。我想我得到里边找点儿东西吃去。”

“乔，你平常吃些什么？”我们问。

“饼，”他回答说。

注释：

[1] 艾伯塔是加拿大草原三省中最西边的省份。梅迪辛哈特是该省东南部城市。

[2] 依阿华是美国中北部一州。

[3] 巡回讲演指职业性的讲演，听者须买票。

## 大演员一席谈

### ——也就是我们那十六位大演员 中间的任何一位

访问是在这位大演员独自在自己的书斋时进行的。不用说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算达到目的。他正坐在一张大扶手椅上，深深地陷入沉思，一点儿也没理会我们走近他身旁。他膝头上放着一张他本人的六英寸照片，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它，像是在探索着什么无穷的奥秘。我们还留意到紧靠他的胳膊肘，桌上立着一幅用照相负版印刷的他自己的肖像，非常漂亮；天花板上还用绳子吊着老大一幅他本人的粉笔画像，我们落了坐，掏出笔记本子，这当儿，大演员才抬起头来。

“访问？”我们从口气里听出他的厌烦来，不免有些尴尬。“又是访问！”

我们鞠了个躬。

“登报！”他好像不是对我们，而是对他自己咕哝着。

“登报！一个人干吗老非得成为报纸采访的对象不可呢？”

我们表示道歉，并且向他解释说，这次访问一个字儿也不会见报，一个字儿也不发表。

“哦，怎么？”大演员嚷起来了。“不见报，不发表，那干吗——”

我们解释说，不得到他的同意，绝不发表。

“啊，先得到我的同意，”他无精打采地咕哝着。“嗯，这我是义不容辞的。世界这样向我要求，你们随便登什么，发表什么吧。我不稀罕恭维，也不在乎名气。后代的人们自然会给我评价的。可是——”他兴致高起来了，“稿子排好以后，赶快把校样拿给我看看，我也许要作一些修改呢。”

我们鞠了一躬，表示一定照办。

“那么，我们可以请教您几个关于您的舞台艺术上的问题吗？首先，您认为您的天才更适合戏剧的哪一方面，是悲剧呢还是喜剧？”

“两方面都适合，”大演员说。

“这么说来，”我们接下去，“您在哪方面也不特别见长？”

“完全不是那样，我两样都见长，”他回答说。

“对不起，”我们说，“我们刚才没把话交代清楚。简单说来，我们的意思就是：您并不认为您在一方面的表演比另一方面更精彩？”

“完全不是那样，”大演员说，他随说随伸了伸他的胳膊，这个优美的姿势我们早已闻名，并且也赞赏多年啦。同时，他又把他那狮子般的脑袋朝后一仰，这样，他那狮毛般的头发就从他那狮子般的额头朝后披散下来。“完全不是那样。我两方面都更好。我的天才同时需要悲剧和喜剧来

发挥。”

“啊，我们似乎恍然若有所悟。那么，我们可不可以认为，这就是您不久要在莎士比亚戏剧里出现的理由呢？”

大演员皱了皱眉。

“说得更恰当些，”他说，“我想应当是莎士比亚在我的表演艺术里出现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”我们小声说，一面很惭愧自己的无知。

“我要演《哈姆莱特》，”大演员接着讲下去。“可以说，我打算表现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新哈姆莱特。”

“一个新哈姆莱特！”我们叫出声来，同时感到莫大兴趣。“一个新的哈姆莱特，这可能吗？”

“完全可能，”大演员说，一面又把他那狮子般的脑袋仰起来。“我花了许多年的心血专门研究这个角色。过去对哈姆莱特这个角色的概念完全不对头。”

我们坐在那里听得发呆了。

“过去一切演员，”大演员接着说，“说得更恰当些，过去一切所谓的演员——也就是说，一切在我以前也想演戏的人——他们的表演完全不对头。那些人扮演哈姆莱特总是穿黑色天鹅绒的服装。”

“是呀，”我们随和着说，“是穿黑色的天鹅绒，一点儿也不错。”

“这简直荒唐到家啦，”大演员接着说，随手又从身边书架子上搬下沉甸甸的两三卷书来。“你们研究过伊丽莎白时代<sup>(1)</sup>吗？”

“什么时代？我们虚心地问。

“伊丽莎白时代。”



我们一声没响。

“你们研究过莎士比亚以前的悲剧吗？”

我们垂下头来。

“你们要是研究过的话，就会知道哈姆莱特穿黑色的天鹅绒完全是瞎胡闹。莎士比亚时代没有黑色的天鹅绒——要是你们有足够的头脑的话，不消一刻我就能证明给你们看，黑天鹅绒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。”

“那么您怎样演哈姆莱特呢？我们一面问，一面又感到困惑迷茫，可是又觉得非常有趣。

“穿棕色的天鹅绒，”大演员说。

“好家伙，这可真是了个了不起的改革！”我们大声说。

“的确是这样。不过这只是我的学说的一部分。最主要的还是看我怎样表演哈姆莱特的心理。”

“心理！”我们说。

“是呀，”大演员接下去说，“正是心理。为了让观众了解哈姆莱特，我要把他表现成一个给一种精神负担压扁了的人——给一种 *Weltschmerz*<sup>[2]</sup> 压倒了，他走到哪里，*Zeitgeist*<sup>[3]</sup> 的全部重量就跟到哪里。老实说，他心灵里蕴藏着永恒的否定——”

“您的意思是说，他有点儿吃不消吧？我们尽量把话说得愉快些。

“他的意志瘫痪了，”大演员完全不理睬我们插进的话，接着说下去。“他满想朝着一个方向移动，可是命运把他推到另一个方向上去。他一会儿跌进深渊，一会儿又升入云霄。他很想能脚踏实地，可他总是悬在半空——”

“太妙啦，”我们说，“可是要这么表演，您得需要好多

机关布景吧？”

“机关布景！”大演员像狮子般朗声笑着说：“我要的是表现思想的机关布景，表现力量、表现吸引力的装置<sup>[4]</sup>——”

“啊，用电力操纵，”我们说。

“一点儿用不着电，”大演员说：“你们根本没懂我的意思。完全靠我自己的表演。就拿关于死亡的那段有名的独白来说吧。你们晓得吧？”

“‘生存还是毁灭，’<sup>[5]</sup>”我们背诵起来。

“别背啦，”大演员说。“你们留意，这是段独白，是不折不扣的独白。这一点是关键。这是哈姆莱特对自己说的话。在我的表演里，实际上一个字儿也不用说，完全靠一种绝对的毫不间断的沉默来表演。”

“那您究竟是怎么表演呢？我们又说了。

“完完全全就凭我的面孔。”

好家伙！这能办得到吗？我们又望了望大演员的面孔，这回看得非常仔细。我们意识到这是可以办得到的，真叫我们又惊又喜。

“我就这么走到台口，”他说下去，“然后，这样来独白——诸位，请留意我的面部表情——”

大演员说话的当儿，就盘起胳膊，摆出他那独特的姿势。他忽而疑惧重重，忽而充满了希望，忽而又沮丧绝望。总之，可以说各式各样的情绪和表情都神出鬼没地在他那副尊容上出现了。

“太妙啦！”我们喘了口气说。

“莎士比亚的台词是不必要的，”大演员一面说，一面脸

上恢复了平素那种宁静的表情，“至少，有了我这样的演技，就不需要啦。他的剧词只不过是一种舞台演出说明。我干脆把它删掉。在全剧里这是常发生的事。就拿大家所熟知的哈姆莱特捧着骷髅说话的那一场来说吧，这里，莎士比亚提示的词是：‘啊，可怜的郁利克！我很熟识他——’〔6〕”

“对，对，’尽管是在这样一位大演员面前，我们禁不住也还是插嘴了。‘‘他是个顶会开玩笑的家伙——’〔7〕”

“你们的腔调真是耍命，’大演员说。“不过你们注意听。我表演起来根本用不着什么台词。我只要一声不响地拿着那只骷髅，慢条斯理地从台这头走到台那头。然后，我靠着旁边的一根柱子，把骷髅托在手心里，一声不响，望着它出神。”

“太妙啦！’他们说。

“然后，我大摇大摆地走到台的右首，在一张普通的木凳子上坐一阵子，呆呆望着那个骷髅。”

“真了不起！”

“接着我走到舞台里首，趴下来，肚子贴着地板，仍然把骷髅托在眼前。我保持一阵这个姿势，再轻轻朝前爬几下，用我的腿和肚子的动作来形容郁利克一生的悲惨经历。最后，我翻转过来，背向观众，手里仍然拿着骷髅，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搐着，这样来表现哈姆莱特怎样哀悼他的朋友。”

“啊呀，’我们兴奋得失声嚷了出来；‘这不仅仅是个革新，简直是个空前绝后的发现。”

“两者都是，’大演员说。

“意思就是说，’我们接着谈下去；‘您差不多根本用不着莎士比亚啦。”

“正是这样，用不着啦。没有他我演得反而更精彩些。莎士比亚是我的累赘。我所真正要传达给观众的并不是莎士比亚，而是比他更伟大、更巨大——我怎么说好呢——块头更大……”大演员停了一阵，我们把铅笔举在半空，等待着。然后他抬起头来，放低了声音，欣喜若狂地说：“老实说，我要表达的就是——我。”

这样说完，他就纹丝不动地呆在那里。我们把笔记本叼在嘴里，溜到门边，然后爬下了楼。

注释：

[1] 伊丽莎白时代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（1533—1603）在位的时期（1558—1603）。

[2] 大演员故作高深，这里特别用了个德文字。意思是：悲观厌世的情绪。

[3] 德文，意思是：时代精神。

[4] 原文力量(power)与动力同为一字，吸引力(magnetism)与磁力又同为一字，因而这位记者马上联想到电力操纵。

[5] 见《哈姆莱特》第三幕第一场。

[6] [7] 见《哈海莱特》第五幕第一场。

## 编 杂 志

### —— 一个投稿者的梦境

不久以前的一个晚上，我梦见我在一家很有地位的画报社里当编辑。我也用不着来替自己解释，我曾多次梦见自己做比那还要没出息的事。不管怎么样，梦总不是我故意做的。我承认我时常也拼命想梦见自己当了威尔逊<sup>[1]</sup>总统，或是布赖恩<sup>[2]</sup>先生什么的，要不就梦见我是里茨一卡尔顿饭店<sup>[3]</sup>或是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张股票，这种非非之想的好处在于既豪华，又不费分文。不过这回梦见当上了编辑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我当时正熬夜在赶写亚伯拉罕·林肯的个人回忆录。我是在抢时间。总统选举一天天地逼近了，这当儿，林肯的回忆录在市面上正有销场。自然喽，行情没有准儿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一本也销不出去。像我这样的作家就不得不考虑这类事情。比方说，在四旬斋<sup>[4]</sup>期间，《关于〈圣经〉的最新见解》这样的书销起来总还不坏。等天热了，圣诞节诗歌就该有市场啦，不少人要求读《南北极航海记》一类的文章。到了秋天，我一般总是写一些《从未发表过的歌德给巴尔扎克的信札》一类东西。

可是吃写文章这碗饭可真累人，你得有非常锐利的生意眼，随时留心着行情，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扑空。

上面这段话也许走了点儿题。我不过是想说明：一个人肚子里要是有心事，脑子疲劳，用过了度，他甚至可以梦见自己当上了编辑。

我在梦里马上就看出我到了什么地方，正在干着什么。周围都是豪华的设备：一个宏伟的房间，拱形屋顶，窗户上嵌着彩色玻璃。我正用一支值十块钱的钢笔（是钢笔公司送的）在一张漂亮的红木书桌上写文章，稿纸是有凸花的（是凸花纸公司老板送的），我是照每个字八分半钱在纸上头写着稿子。纯粹为了生意经，我故意挑着字母特别少的字用。一看到周围的一切，我立刻就对自己说：

“我是个编辑，这是我的编辑部圣地。”这并不等于说，我曾经见过一位编辑，或是到过编辑部。可是我向那么多编辑投过那么多稿子，而且每次又都是很快就退了回来，所以眼前的情景对我熟悉得就像我在醒着一样。

当我正在望着四周一切可爱的景物出神，欣赏着我穿的那件豪华的黑色羊驼呢上衣和特别考究的马甲的当儿，我听到有人敲门。

一个挺标致的人儿走进来了。看来她一定就是在这里工作的，因为她没戴帽子，腕子上还套着白袖口。她那股能干劲儿真是美得没法形容，正像医院里的护士一样。

我心里想，这准是我的私人秘书。

“先生，我希望没打扰您。”姑娘说。

“好孩子，”我这样回答，说的时候口气放得像慈父一般。其实，姑娘论年龄差不多可以当上我的老婆啦。“请你

不要客气。坐下吧。你干了一早晨的活儿，一定累啦。我来按按电铃，给你叫一份鸡肉夹心烤面包吃吧。”

“先生，我是来向您报告，”秘书接着说，“楼底下有个人请求见您。”

我的神气马上变了。

“他是位上等人，还是个投稿的？”我问。

“看起来他不怎么像个上等人。”

“很好，”我说。“那么他一定是个投稿的。叫他等着吧。叫看门的把他锁到那个堆煤的地窖子里。麻烦你溜出去，看看这一带有巡逻的警察没有，也许我用得着他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”秘书说。

我呆了约莫一个钟头，写了几篇提倡人权的社论，抽了几支土耳其香烟，喝了一杯白葡萄酒，然后又嚼了几口夹鲑鱼酱的面包。

这时候我才按电铃。我说：“把那个人给我带到这儿来。”

过一会儿，他们把他带进来了。这个人显得有点儿怯生生的，像是见不得人似的，脸上露出作家所特有的那副下流狡猾的神情。我一眼就瞅见他手里拿着一叠纸，我晓得这混账家伙一定是来投稿的。

“那么，先生，”我说，“快点儿讲呀。你是干吗来的？你要什么？”

“我这儿有一部稿子，”他开口了。

“什么？”我朝他嚷了一声。“一部稿子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居然敢把稿子带到这儿来！你把这儿当成什么地方啦？”

“这稿子是一篇小说，”他吞吞吐吐地说。



脸上露出作家所特有的那副下流狡猾的神情。



“小说！”我尖声喊叫起来。“你这是打哪儿冒出来的想头，以为我们这儿会用得着小说！你当我们就没旁的可登，非登你的那篇胡说八道不可吗？你这个白痴，你晓得我们印那五十页带图片的广告就得花多少钱吗？你瞧，”我接着说，一面抓起摆在我面前的一叠图片校样。“这张石棉炉的图片，有多么好看！保证点不着，没气味，也没什么用处。你瞧这辆独家制造的汽车，装着气垫，一整页形容的都是它的特点。你能想像我们为这些广告得花多少时间，费多少心思吗？你居然敢带着你这部臭小说稿子闯到这儿来！”我随说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“我真想过来把你掐死。照法律的规定，我有权利这样做，并且我也一定要这样做。”

“您别，您别，”他哀求着。“我一定走。我并没有存什么坏意思，稿子我带走就是啦。”

“稿子你可不能带走，”我打断了他的话。“你不用打算跟我们这个杂志耍你那套花招儿。你既然把稿子投给我了，那么你就得乖乖地把它放在这儿。我要是看了不中意，我就把你告下来；而且，我相信法院一定会叫你赔偿我的全部损失。”

老实说，当时我忽然起了个念头，心想也许最后我还非得买下这份臭稿子不可呢。尽管我觉得对这个卑鄙下流的家伙发一顿脾气完全是理所当然的，可是我又感到脾气发得也不可以太过火。目前读者的趣味太低了，广告中间不得不也夹一点点这类货色。

我又按了下电铃。

“请你把这个人带下去，再把他关起来。叫他们好好看着他。他是个作家。”